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悲惨世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悲惨世界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一)

悲惨世界

[法]雨 果 著

赵秀江 译

· (一)



序

只要因为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让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有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于奥特维尔别馆



目 录

第一部 芳 汀

第一卷	一个正直的人.....	(3)
第二卷	沉沦	(75)
第三卷	在一八一七年内	(144)
第四卷	寄托有时便是断送	(181)
第五卷	下坡路	(197)
第六卷	沙威.....	(247)
第七卷	商马第案件	(263)
第八卷	波及.....	(350)

第二部 珂赛特

第一卷	滑铁卢	(377)
第二卷	战船“俄里翁号”	(443)
第三卷	完成他对死者的诺言.....	(460)
第四卷	戈尔博老屋	(529)



第五卷	无声的狗群黑夜搜索	(549)
第六卷	小比克布斯	(588)
第七卷	题外的话	(627)
第八卷	公墓接受人们给它的一切	(644)

第三部 马吕斯

第一卷	从巴黎的原子看巴黎	(713)
第二卷	大绅士	(739)
第三卷	外祖和外孙	(752)
第四卷	ABC 的朋友们	(801)
第五卷	苦难的妙用	(842)
第六卷	星星相映	(868)
第七卷	猫老板	(892)
第八卷	作恶的穷苦人	(904)

第四部 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 圣德尼街的英雄血

第一卷	几页历史	(1029)
第二卷	爱潘妮	(1076)
第三卷	卜吕梅街的一所房子	(1100)
第四卷	下面的援助也许就是上面的援助	(1144)



第五卷	结尾不象开头	(1157)
第六卷	小伽弗洛什	(1180)
第七卷	黑话	(1229)
第八卷	欢乐和失望	(1259)
第九卷	他们去什么地方?	(1306)
第十卷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1316)
第十一卷	原子和风暴结为兄弟	(1343)
第十二卷	科林斯	(1361)
第十三卷	马吕斯进入黑暗	(1406)
第十四卷	失望的伟大	(1420)
第十五卷	武人街	(1445)

第五部 冉阿让

第一卷	四堵墙中间的战争	(1473)
第二卷	利维坦的肚肠	(1576)
第三卷	陷入泥泞，心却坚贞	(1598)
第四卷	沙威出了轨	(1647)
第五卷	祖孙俩	(1662)
第六卷	不眠之夜	(1702)
第七卷	最后一口苦酒	(1734)
第八卷	黄昏月亏时	(1765)
第九卷	最后的黑暗，崇高的黎明	(1782)

第一部
芳汀



第一卷 一个正直的人

一 米里哀先生

一八一五年，任迪涅主教的是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〇六年起，他就已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

虽然这些小事与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的本题无关，但为了精确，在此提一提在他就任之初，人们所传播的有关他的一些传说也并不是无用的。大众关于某些人的传说，无论其真假，他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他们的命运中所占的地位，往往和他们亲身做过的事是同等重要的。米里哀先生是艾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议的儿子，是所谓的司法界的贵族。据说他的父亲因为要他继承其职位，很早，在他十八岁或二十岁，就按照司法界贵族家庭间相当普遍的习惯，为他完了婚。米里哀先生虽已结婚，但仍常常惹起别人的谈论。他品貌不凡，虽然身材颇小，但是生得俊秀，风度翩翩，谈吐隽逸。他一生的最好阶段完全消磨在交际场所和与妇



女们的厮混中。革命爆发后，事变叠出，司法界贵族家庭因受到摧毁、驱逐、追捕而东奔西散了。当革命刚开始，米里哀先生便出亡到意大利。他的妻子也因害肺病死了。他们没有一个孩子。此后，他的一生有些什么遭遇呢？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自己家庭的破落，一般流亡者可能因传闻和夸大的恐怖而显得更加可怕的九三年的种种悲剧，是否使他在思想上产生过消沉和孤独呢？一个人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劫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有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心上，使人一蹶不振；一向在欢乐和温情中度日的米里哀先生，是否受过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没有人说过，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就已经当了教士了。

一八〇四年，米里哀先生任白里尼奥尔的本堂神甫。他已经老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接近加冕时，他为了本区的一件不知道什么的小事，这件小事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巴黎去过一趟。他代表他教区的信众们向上级有所陈请，曾夹在一群显要人物中去见过费什红衣主教。一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正在前厅候见时，皇上恰巧走过来。拿破仑看见这位老人用双好奇的眼睛望着他，便突然转过身来问道：

“瞧着我的那男子是谁呀？”

“陛下，”米里哀先生说，“您瞧一个男子，我瞧一个天子。彼此都还上算。”

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皇帝在当天晚上向红衣主教问明了。不久，米里哀先生极其惊喜地得到了被任为迪涅主教的消息。



人们对米里哀先生初期生活所传述的轶事，到底谁也不知道那些是真实的。很少人知道米里哀这家人在革命以前的情况。

任何人初到一个嘴多而头脑少的小城里总够他受的，米里哀先生所受的也不例外。尽管他是主教，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就更得受。总之，牵涉到他名字的那些谈话，或许只是闲谈而已，内容不过是道听途说和捕风捉影的东西，有时甚至连捕风捉影也说不上，照南方人话来说，只是“胡诌”而已。

无论怎样，他在迪涅担任教职九年以后，当初成为那些小城市的小人们闲话的内容，都完全被丢在脑后了。谁也没有再提到，甚至没有谁再敢回想那些闲话了。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有个老姑娘陪伴着他，这老姑娘便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子巴狄斯丁。

他们的佣人只是一个和巴狄斯丁姑娘同年龄的女仆，叫马格洛，现在，她在做了“司铎先生的女仆”后，取得了这样一个双重头衔：姑娘的女仆和主教的管家。

巴狄斯丁姑娘身材瘦长、面貌清癯、性情温厚，她体现了“可敬”两个字所表达的思想，因为一个妇人如果要达到“可敬”的地步，好象必须先做母亲。她从不曾有过美丽的时候，她的一生只是一连串圣洁的工作，这就使她的形象呈现白色和光彩；将近老年时，她具有我们所谓的那种“慈祥之美”。她青年时期的消瘦到她半老时，转成了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令人想起她是一个天使。她简直是个女神，处女当之也会逊色。她的身躯好象是阴影构成的，几乎没有足以显示性别的实体，只是一小撮透着微光的物质，秀长的眼睛老低垂着，我们可以说她是寄存在人间的



天女。

马格洛大娘个矮苍老、白胖臃肿，忙碌不定，终日气喘吁吁，一则因为她操作勤劳，再则因为她有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以后，人们就照将主教列在仅次于元帅地位的律令，把他安顿在主教院里。市长和议长初次拜访了他，而他，也向将军和省长作了初次的拜访。

部署既毕，全城静候，看主教有些什么行动。

二 米里哀先生改称卞福汝主教

迪涅的主教院正好和医院毗邻。

主教院是座宽阔雄伟、石料建成的大厦，是巴黎大学神学博士、西摩尔修院院长、一七一二年的迪涅主教亨利·彼惹在前个世纪初兴建的。那真是一座华贵的府第，一切都具有豪华的气派，包括主教的私邸，大小客厅，各种房间，相当宽敞的院子，具有佛罗伦萨古代风格的穹窿的回廊，树木苍翠的园子。朝花园的那一面，有间富丽堂皇的游廊式的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主教亨利·彼惹曾在那餐厅里宴请过这些要人：

昂布伦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吕拉·德·让利斯；

嘉布遣会修士——格拉斯主教安东尼·德·梅吉尼；

法兰西祈祷大师——雷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院院长菲力浦·德·旺多姆；

梵斯男爵——主教弗朗沙·德·白东·德·格利翁；



格朗代夫贵人——主教凯撒·德·沙白朗·德·福高尔吉尔；
经堂神甫——御前普通宣道士——塞内士贵人——主教让·沙阿兰。

这七个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一直悬挂在那间长厅，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也被用金字刻在厅里的一张白大理石碑上。

毗邻的医院却是一所狭窄低陋的房子，只是带个小花园的一层楼。

主教到任三天后参观了医院。参观完毕，他恭请那位院长到他家里去。

“院长先生，”他说，“您现在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我的主教。”

“正和我数过的一样。”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又说，“彼此靠得太近了，一张挤着一张的。”

“那正是我注意到的。”

“那些病房都是一些小间，里面的空气流通很难。”

“那正是我感觉到的。”

“并且，尽管是在有一线阳光的时候，那园子对刚刚起床的病人们也是很少的。”

“那正是我所见到的。”

“传染病方面，我们今年伤寒也有过，两年前，有过疹子。有时多到百来号病人，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正是我所想到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主教？”院长说，“我们必须将就些。”

那次谈话正是在楼下那间游廊式的餐厅里进行的。

主教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转向院长。

“先生，”他说，“您认为，就拿这个厅来说，可以容纳多少床位？”

“主教的餐厅！”院长惊惶失措地叫了起来。

主教在厅周围望了一遍，象是在用眼睛测量。

“此地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他自言自语地说，随即又提高嗓门，“瞧，院长先生，我告诉您，这里显然有了问题。你们二十六个人住在五六间小屋子里，而我们三个人，却有六十个人的地方。我告诉您，我的房子您来住，我去住您的。您把我的房子还我。这儿是您的家。”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穷人便安居在主教的府上，主教却住在医院里。

米里哀先生绝没有财产，因为他的家已在革命时期破落了。他的妹子每年领着五百法郎的养老金，刚够她个人住在神甫家里的费用。米里哀先生以主教身份从政府领得一万五千法郎的薪俸。他搬到医院住的那天，米里哀先生就一次作出决定，把那笔款分作以下各项用途，我们把他亲手写的一张单子抄在下面。

我的家用分配单

教士培养所津贴

一千五百利弗

传教会津贴

一百利弗

孟迪第圣辣匝禄会修士们津贴

一百利弗



巴黎外方传教会津贴	二百利弗
圣灵会津贴	一百五十利弗
圣地宗教团体津贴	一百利弗
各慈幼会津贴	三百利弗
阿尔勒慈幼会补助费	五十利弗
改善监狱用费	四百利弗
囚犯抚恤及救济事业费	五百利弗
赎免因债入狱的家长费	一千利弗
补助本教区学校贫寒教师津贴	二千利弗
捐助上阿尔卑斯省义仓	一百利弗
迪涅，玛诺斯克，锡斯特龙等地妇女联合会，贫寒女孩的义 务教育费	一千五百利弗
穷人救济费	六千利弗
本人用费	一千利弗

共计 一万五千利弗

这个分配方案，米里哀先生在他当迪涅主教的任期中几乎没有改变过。我们知道，他把这称作“分配了他的家用”。

这种分配是被巴狄斯丁姑娘以绝对服从的态度接受了。米里哀先生对这位圣女来说，她的哥哥就是她的主教，是人世的朋友也是宗教的上司。她爱他，并且极其单纯地敬服他。当他讲话时，她俯首恭听；当他行动时，她追随伺候。只有那位女仆马格洛大娘，稍微有些啰嗦。我们已经知道，主教只为自己留下一千利弗，这和巴狄斯丁姑娘的养老金合并起来，每年才一千五百法郎。两个老妇人和一个老头儿都靠那一千五百法郎过活。



当镇上有教士来到迪涅时，主教先生还能款待他们。那是因为马格洛大娘的极其节俭和巴狄斯丁姑娘的精打细算所实现的。

一天——到迪涅约三个月时，主教说：

“这样下去，我真有些维持不下去了！”

“当然罗！”马格洛大娘说。“主教大人连省里应给的那笔城区车马费和教区巡视费都没有要来。从前的那几位主教，都是照例有的。”

“对！”主教说。“您说得对，马格洛大娘。”于是他提出了申请。

过了些时候，省务委员会审查了他的申请，决定每年给他一笔三千法郎的款子，名义是“主教先生的轿车、邮车和教务巡视津贴”。

这件事使当地的士绅们嚷嚷起来。有一个当过五百人院的帝国元老院的元老曾经赞助雾月十八日政变，住在元老宅第里，那是富丽堂皇地，为这件事，他写了一封怨气冲天的密信给宗教大臣皮戈·德·普雷阿麦内先生。我们现在把它的原文节录下来：

“轿车津贴？在一个小城里，那里人口不到四千，有什么用处？邮车和巡视津贴？首先要问这种巡视有什么好处，其次，在这样的山区，怎样走邮车？路都没有。只能骑马。从迪朗斯到阿尔努堡的那座桥也只能够走小牛车。一模一样的神甫，又贪婪又吝啬。这一个在到任之初，还像个善良的宗徒，现在却和其他人一样了，他非坐轿车和邮车不行了，他非享受从前那些主教所享受的奢侈品不可了。呸！这些臭